以案说法

自有车辆注册为网约车进行营运

出了事故谁担责?

本报讯(记者 毛慧娟 通讯员 姚润茜 徐晰均)将自有车辆注册为网约车进行营运,在营运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需要赔付吗?近日,开化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判令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198000元,超出交强险部分由车主自行承担。

2024年12月,朱某驾驶小型轿车碰撞徐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搭载郑某),致郑某死亡。开化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朱某、徐某负事故同等责任。朱某车辆行驶证记载使用性质为非营运,投保了交强险及300万元商业三者险,保险单明确车辆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车。但朱某自2024年4月起注册成为网约车司机,至事故发生时已完成接单2000余单,且事发时处于营运期间。

事后,郑某家属将朱某、保险公司一并诉至法院,主张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54万余元。

保险公司辩称,朱某用非营运车辆从事客运运营活动,改变了车辆使用性质,增加了车辆使用风险,符合合同约定的免责事项,且朱某在改变车辆使用性质后未及时履行通知义务,故保险公司可以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拒赔。

法院经审理认为,案件争议焦点在于保险公

司是否应在商业三者险内承担赔偿责任。本案车辆投保时为非营运性质,后持续从事网约车营运业务,显著增加了运行里程、使用频率和事故概率,大幅提高了危险程度,且事故发生在营运期间,应认定车辆性质改变为营运性质。

本案投保时车辆状态为非营运,与实际长期在滴滴平台营运状况不符,属于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及通知义务的情形,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法定免责事由。故在朱某未通知保险公司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有权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拒绝承担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19.8万元,超出部分由朱某自行承担。判决后,各方均未上诉。

法官提醒:

广大车主应高度警惕车辆使用性质变更带来的保险保障失效风险。若将私家车注册为营运性质的网约车,务必及时、主动向保险公司履行通知义务,并依法办理相应的商业保险变更手续。切勿抱有侥幸心理,避免因保险公司拒赔而引发理赔纠纷。

二手车切莫一买了之
车险过户需重点关注

通讯员 余佩玲 朱玉雯

不少车主在购买二手车时,往往轻信卖家口头承诺,忽视保险细节核查,从而为后续理赔埋下隐患。近日,衢江区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了一起因二手车商业险被擅自退保引发的纠纷。

日前,向某看中一辆二手小型轿车,经洽谈后,向某与二手车商邓某签订了《车辆转让协议》。原车主李某在场见证,并和邓某共同向向某承诺“车辆交强险、商业险均随车转让”。向某基于该承诺完成交易,当月便在李某的配合下办理了车辆转让登记,但因缺乏交易经验,未同步办理车险过户手续。

几个月后,向某驾驶该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26180元损失,交警部门认定其负事故全部责任。然而,当向某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却被告知车辆商业险已退保,无法获得赔付。经核实得知,李某在车辆完成转让登记的次日,便向承保公司申请退保了商业险,而这一切向某毫不知情。

因赔偿事宜协商无果,向某以权益受损为由

将李某、邓某诉至法院,要求三人共同承担26180元损失。法院受理后,承办法官仔细审查证据,多次组织各方调解并释法析理。最终,三方达成一致意见:向某承担6180元损失,邓某赔偿13000元,李某赔偿7000元。调解当日,三方履行付款义务,这起二手车保险纠纷得以解决。

法官说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遵循诚信原则,并基于合同性质、目的及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等附随义务。本案中,李某、邓某与向某洽谈时明确约定交强险、商业险随车转让,但李某在车辆过户交接后单方擅自退保商业险,导致向某在事故发生后无法获得保险赔付,存在明显过错。邓某作为交易中介,未督促李某完成保险过户手续,对风险未充分提示,需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向某作为买方,接收车辆后未及时办理保险过户,对风险防范存在疏忽,故需自担部分损失。

母女迷信“消灾”入圈套
假道士分饰两角诈骗26万余元

2023年1月,市民王某因女儿阿璇长期失眠、身体不适,多处求医仍效果不佳。由于王某信佛,经朋友介绍,她专程前往外省某道观“拜菩萨”,其间偶遇该道观义工张某。张某见王某出手大方,又常目睹香客为“做法事”不惜重金,便动了歪念。他自称是观内道士,谎称阿璇“身上有脏东西”、王某家中佛堂“不干净”,只有花钱做“法事”才能让阿璇康复。

这番说辞让焦虑的王某深信不疑。2023年2月8日,张某按约定来到王某家中“做法事”,结束后开价16666元,王某当即微信转账支付。“居然没有还价,为了女儿出手这么阔绰,又特别迷信这一套,果然很好骗!”张某暗自窃喜。为进一步骗取信任、榨取钱财,他又虚构了一位“道法高深的师公”,让王某添加“师公”微信单独联系。而这个“师公”,则是张某本人假扮。

此后,张某一人分饰两角,利用两个微信号分别以“道士”和“师公”身份与王某周旋,先后编造

“师公病危需筹款”“师公做法更灵验”“供奉牌位消灾”“放生积德”“驱除小人”等借口骗钱。他还谎称金器对母女二人不利,骗走了王某和阿璇的金饰。

纸终究包不住火。2023年6月底,王某偶然发现张某与“师公”的微信收款账户为同一人,这才意识到被骗,随即报警。截至案发,张某共骗取母女二人人民币及金饰共计26万余元。

案件移送至丹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后,该院认为,张某通过迷信手段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鉴于张某有自首、自愿认罪认罚、积极退赃退赔等情节,2025年4月,该院以诈骗罪对其提起公诉,并提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及罚金3万元的量刑建议。法院经审理全部采纳检察机关意见,作出上述判决。

检察官提醒,广大市民应破除迷信思想,增强防范意识。对于以“消灾祈福”“做法转运”等名义索要钱财的行为,务必保持警惕,谨防上当受骗。遭遇类似情况应及时报警。

据法治网

伪造公章套取192万元购卡款
销售精英沉迷
“彩票梦”终获刑

“这些天我做梦都是在借钱还款……”曾经的销售精英陈某,利用公司预付卡业务漏洞,伪造合作企业公章,套取价值192万余元的预付卡销售变现,所得款项悉数用于购买彩票、偿还网贷及个人消费。近日,经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挪用资金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2016年,陈某入职江苏某科技集团公司从事预付卡销售,凭着出色的业务能力,不到两年便升任主管。2019年底突然离职后沉迷奢靡生活,欠下巨额网贷。2020年5月,陈某重返公司并于2021年底升任大客户经理。

任职期间,陈某发现公司推出的“欠款购卡”模式存在审核漏洞。该模式允许客户凭盖章的欠条及业务员的担保书先行领卡,后期付款,虽限定大客户经理办理且针对信用良好的老客户,但审核仅看材料是否齐全,疏于核验真伪。

2021年2月,陈某通过路边小广告伪造曾通过他办理过欠款购卡业务的三家企业公章,加盖在购卡协议和欠条上,连同自己签署的保证书上传至公司业务系统,骗取公司发放的价值26.8万元已经激活的预付卡。

得手后,陈某立即以98折价格将卡出售给“黄牛”套现。此后一个月内,他故技重施11次,累计骗取预付卡价值192万余元,资金悉数用于购买彩票、偿还债务和个人消费。

2022年6月,公司财务核查发现多笔逾期未还款项,涉及金额近200万元,经手人均人为陈某。就在公司准备核实情况时,陈某主动坦白伪造事实并承诺还款,念及其工作表现和主动坦白,公司暂缓启动司法程序。之后,陈某通过抵押房产、借款等方式陆续还款76万余元。

然而,自2023年8月起,陈某的还款数额开始断崖式缩水,从每月万元降至两三千元并表示无力偿还,公司无奈报案。2024年11月,陈某主动投案,交代了犯罪事实。

“一开始是想多冲业绩,后来想等彩票中奖后就把钱补上,真没打算赖账!”2025年2月,公安机关以涉嫌职务侵占罪将陈某移送至润州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提审时,陈某的辩解让案件定性存疑。

办案检察官细致审查后,敏锐捕捉到关键:陈某虽然伪造业务材料,但始终以本人名义签署担保书,在客户无法偿还时,公司可要求其督促客户还款或者履行担保责任代为还款;在公司未发现问题时,陈某主动坦白并陆续还款76万余元,表明主观上是“非法占用”而非“非法占有”。

检察官认为,陈某利用职务便利套取公司资金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且超过三个月未归还,造成单位损失,其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2025年3月11日,润州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挪用资金罪对陈某依法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作出上述判决。

针对案件中暴露的预付卡业务审核不严、管理脱节等问题,检察机关已建议涉案公司完善核验机制、加强员工法治教育。回访显示,该公司已健全业务审批制度,规范欠款账目跟踪管理,并由法务部门定期对销售、财务等关键岗位人员开展业务风险防控培训,通过健全内控机制筑牢防线。据《法治日报》